

34

如果一切都是为了最终的成长(B)

有的樟树却是长在街边的空地里，这就成了老街住户孩提的记忆。你难道没有看见吗？老樟树树根旁的草丛里，几个总角毛孩在逗着蚱蜢，蹲在那儿看着成队的蚂蚁趁着大雨还没来临之前往高处搬家，看着成群的小蚂蚁把一条肥胖的青虫硬是拖到了自己的洞中。或者你看到的是年已弱冠的少年，赤手赤脚爬到树梢头，只是为了捉一只偌大的天牛。或者你只是看到一群调皮的孩子，围着樟树东躲西藏，此时的樟树成了他们嬉戏的屏障，绕着樟树转个弯，就能逃避同伴的追赶。

有的樟树下会有几条长凳，老人们一溜坐在长凳上，夏天乘着阴凉，冬天晒着太阳，看着穿开裆裤的孙子们在老樟树下玩耍。老街上的樟树，就是这样看着形形色色的人来了，又去了，聚了，又散了，自己只是随着微风“沙沙”作响，千百年来没有太多的变化。于是老樟树就成为人们记忆中的地标，不管老街之外的城市以多么快的速度变换着它的容颜，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人们只要远远地看到躲藏在巷子里的樟树，就知道浓浓的乡情依然守候着游子的归来。

路桥人喜欢樟树还因为这种树的低调、干净和清香。很少人会注意到樟树开

树就是治理的标志，改朝换代、兵荒马乱都不能使它有任何变化，却在知道这树能换来财富后，便一拥而上，锯斧相加非得得尸板残枝，老人们拄着拐杖直喊作孽。而这样的事情在老街却从来没有发生过。

为什么呢？因为老街本身就是繁荣的商街，开放的大潮只是让路桥人重新找回了他们的记忆，这本来就是路桥人赖以生存的生存状态，是他们引以为豪的生活图景，是千年老街的历史复苏，又怎么会将对见证了这一切的老樟树大动干戈呢？

或许在老街，老樟树已经远远超越了它原有的价值，成为路桥人心中的一种寄托，一种依靠。只要有老樟树远远地看着，高高地守着，老街的魂魄就不会散，老街的血脉仍会延续，老街上的人们依然会按照自己的节奏，续写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不知何时，傻愣子来到了这福星桥头，他捡起一块石头，朝水里扔下去。水面晃动着，而那棵我误以为一直存在的老樟树随着摇曳的水面，竟然渐渐消失了。我终于不能欺骗自己，这棵樟树原本就不存在，它只在我的幻觉里疯长。

眼泪不可遏制地流下来。傻愣子说，你干嘛流眼泪？是，我干嘛流眼泪，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昨天轰隆隆地跑去上海又空落落地回来，是因为我孤身一人只剩下小黑陪伴着我，是因为我在老街里被困了太久，睡去醒来醒来睡去只能在梦里见到你，是因为我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戏而这出不真实的戏并没有你的参与，还是因为我在那个梦的世界里迷路太久这一刻终于清醒过来。

老街繁华了一千年，却心甘情愿地继续着这淡了的日子，而你只给了我短短的一瞬间，我哪有不醒悟过来的理由？

经历过这一天一夜，我已经不再想着长大。阿婆说，总想证明自己长大的人，才是个小孩。那就让我忘记长大的存在，从此过上真真实实的生活。而那些能够触碰到，才是真实的。

如果一生中还会出现一次和你见面的机会，我只想对你说，谢谢。你让我拥有过爱情，而真正的爱情是会让人成长的。或许这仅仅是属于我一个人的爱情，更何况那些彼此相爱的人，也常常注定无法在一起。这样也好，我终于从那厚厚的茧里长出了一双翅膀，即便这对翅膀没有斑斓的光泽，只是蓝色，这象征过等待却最终决定不再等待的蓝色。

老街的天空里又下起了雨，仿佛它也知道我在和你做最后的告别。这场突如其来雨，是不是我们生命中最后的奇迹。又仿佛是没有奇迹的，老街里时常会下雨，是这些无脚的精灵一次又一次

地美丽了老街。站在雨中的我，没有哭，只是远远地望了一眼上海的方向。我刚从那里回来，却根本忘记了它的所在。

林伯，你帮我把这对银镯子融了吧。莲，你怎么刚出去就回来了？这镯子好好的，干嘛要融了。林伯，镯子是小时候你帮我做的，太小了，我已经戴不进去了。那你要在上面刻什么图案或字吗？不，林伯，你给我打成一只光板的镯子就好。

昨天之前的我，也曾想过要把镯子融了，重新打造成一个。我曾想在镯子上刻上“成长”二字。但成长是潜伏在内心深处，怎么可以用任何东西去证明。如同爱，爱不可理喻，见到你的第一眼就知道是注定逃不掉的劫难，爱不可言喻，所以我从来不会对你开口说起，爱是瞬间，所以我不会用一生去等一个只会在梦境里才能看到的人。爱，是不可实现，它明明就在那，但就算你朝它奔去，也只能永远是远远地奔去。

阿婆在老街里停留了一辈子，她不是不明白爱，而是明白了，却仍然愿意守着，就像蔡叔那样。直到他们双染青丝，年华逝去，最后永远地沉睡在那南官河里。他们早就看到了那通往老街的座座桥，不是那桥不能将蔡叔带到老街里，而是他不愿意走进来。他们就用守望与等待的一生求证了爱的存在，而我已无需再证明什么。

这就是你留给我的所有，这一切之所以注定会发生，都是为了让我成长。那就让属于我们的时光，注定静静地离去。我会记得你陪我在老街里走过的路，但依然只是路，并未改变什么。生活依然是生活。

“小黑，别跟小曙子闹了，过来，我们回家去了。”



小说连载



花，但到了秋天，树上会掉下一粒粒直径两三毫米的棕色果实，当地人称之为樟树子，生得毫不起眼，有时候会薄薄地洒满了整条街道，踩在上面，发出“咯崩咯崩”的响声，那是富庶的声音，让人心生愉悦。

现在看来，老街上的樟树是幸运的。因为人们的喜欢，路桥人很早就开始自发保护起樟树。哪条路要修，哪栋房子要造，如果遇到百年老樟树，能绕的就要绕，能护的就要护，实在不行的就要移位，万不可一砍了之。有些事情可能还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场波澜壮阔的变革，让许多百年老木遭受了灭顶之灾。有时候在村子里，老樟



□庄向娟

旅游巴士



走过那一片金灿灿

□南风

95%的居民信仰佛教，这是怎么样的一种概念。我想，若要写泰国就不得不首先了解它的文化，而这也恰恰是游历泰国最为有意思的乐趣之一了。曾在去年到过有“中国最大的热带宝地”之称的海南，而原本无比向往的心情在第一天看海、第二天看海、第三天还是看海的周而复始中消磨殆尽，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如今想来，少的大抵就是那一份能触动心灵的文化感知。身边总有许多人在旅游归来后抱怨大多时间都浪费在了从一个景区赶往另一个景区的路途中。而在我看来，7天的泰国游中，车上的时光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少之不可。

由于始终对泰国文化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因此，每一一上车，我并没有与往常一样倒头就睡，而是洗耳恭听着导游娓娓道来的泰国文化。无疑，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这与泰国特有的民俗习惯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拜访宗教地点时，进入供奉有佛像的寺庙之前，每一个人都要脱鞋，脱帽。此外，若内有宗教聚会时游客是不允许进入的。至于在服装上，衣着要干净合宜，无袖衬衫、短上衣、短裙及热裤等皆不被允许。此外，女性不可触碰和尚，即使是轻微触碰也不行，如有需要将东西转交给和尚，要先交给其他在场的男性再由他转交给和尚。

其实，在这里，没有带长袖长裤长裙的游客们也不必焦急，在寺庙门口，花上几十泰铢买上一条色彩鲜艳的大围巾，也就是当地人口中所说的“纱弄”，围在腰间，或披在肩上，相信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还能起到防晒的作用。

在抵达泰国的第二天，我们便乘坐巴士前往金光灿灿、气势雄伟、犹如童话世界的城中之城——大皇宫，这里集中了泰民族建筑的精华，里面供奉着泰国的镇国之宝——翡翠玉佛。而不得不说，泰国的热也在那一刻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心里左右权衡了一番，我想，选择在8月12日游览大皇宫对于游客来说，算不得是明智之举，因为这一天正好是泰国王后诗丽吉的生日，也是泰国的母亲节。这一天，穿梭在泰国的每一条大街小巷总能看到王后的大幅相片，或立在大楼门口，或摆在显眼的大门入口处，装扮得甚为华丽，无一不显示着泰国民众对于皇家的尊敬与爱戴。

并非不能融入泰国的节日文化，而是当天的大皇宫太过于热闹，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亦不为过。从四面八方赶来朝拜的人以及各国的游客，几乎将整个通行道围了个水泄不通，尽管导游告诉我们如今是雨季，正是最凉快的天气，游客们还是难敌猛烈的太阳，显得有些焦躁。而最为遗憾的是，当天的玉佛寺不对游客开放。

好不容易排队挤入皇宫，眼前的一片金灿灿不禁令人叹为观止。原本早在巴士临近皇宫远远望着时便已有

些迫不及待的心在这一刻终是停止跳动，只为这一片令人窒息的美丽。走进大皇官庭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如茵的大片草地和姿态各异的古树，佛塔式的尖顶直插云霄，鱼鳞状的玻璃瓦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

走进第二道门，一座雄伟瑰丽的三层建筑物便展现在眼前，这是大皇宫内规模最大的主殿——节基宫。它是拉玛五世王在1876年开始建造的。“节基”含有“神盘”、“帝王”的意思，也是拉玛王朝的正称。节基宫的西面是律实宫，是大皇宫内最先建造的宫殿，如今主要作为国王、王后、太后等皇室人物举行丧礼的地方。节基宫的东面是阿玛林宫，它由三个主要建筑物组成，即阿玛灵达谒见厅、拍沙厅、卡拉玛地彼曼殿。

清一色的绿色瓷砖屋脊、紫红色的琉璃瓦屋顶、凤头飞檐，集泰国数百年建筑艺术之大成，缓缓步入，似在翻阅一本“泰国艺术大全”，精美的壁画正以一种无声的姿态将泰国的历史娓娓道出。

